

封面人物访谈

肖全为两位女性举办过个展，一位是三毛，另一位是杨丽萍。而画册《我们这一代》中的文艺众生相，更是让肖全收获了无数赞誉。在肖全看来，《我们这一代》赢得的荣誉并没有成为压力，三毛和杨丽萍的名人光环，也只是改变了他对女性的认知，名利对于这位著名摄影师只不过是身外之物。谈到让大家念念不忘的《我们这一代》，肖全将之比喻为自己打开若干扇门中的一扇，而为他打开第一扇门的是三毛。

“三毛为我打开第一扇门”

三毛：
从大腕范儿到“乞丐”装

商报：您在成都拍摄的三毛的一组照片，成为她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外景拍摄。据称，当时您只有半天的拍摄时间，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三毛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？

肖全：此前我并不了解她，也没看过她的任何文章，外景拍摄之前我曾和三毛居住的酒店里拍过她一次。当时，她穿了一件白衬衣，头发是窝起来的，抽着烟，我觉得她当时那副神情像“腕”特大的知识分子。

同时，三毛有着特殊的经历和生活，我感觉她是一个历尽人世间的挫折经历但还对其保有热情的人，而且对人非常礼貌。三毛给我的最初印象非常高贵，一看就会让人敬重她。

商报：当时，您为三毛拍摄的那组照片为何选择成都的老街道？

肖全：那条老街道叫柳荫街，离她住的宾馆很近，我不可能带她去特别远的地方，因为当天三毛为了拍摄已经推掉了两个约会。拍摄那天是1990年9月21日，下午出了一点点暖暖的阳光。三毛非常喜欢柳荫街，那像一座电影拍摄基地一样，有很多孩子在玩耍。三毛说她极喜欢这种普通、真实的市井场面。

商报：除柳荫街外，当天三毛穿着的“乞丐”装也成为亮点。

肖全：拍摄之前，我曾恶补了她《撒哈拉的故事》那本书，但第一次拍完后，三毛肯定了拍摄技术，不过她认为这不是想象中的自己，我认为是服装问题，当时她穿着白衬衣，特像知识分子。此后，她换上了照片中所谓的“乞丐”装，并说姐姐不让她穿，这件衣服估计她在台上穿过。我一看她穿这件衣服就感觉很棒，认为一定能拍出好照片。

商报：拍摄三毛的半天时间，对您以后的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？

肖全：三毛对我产生的影响是无形的。曾经也有朋友问我：“三毛给你带来了什么？”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。拍完那组照片后，我开始忙其他的拍摄，虽然三毛的照片被搁置，但我与她结下了很深的



茶馆、盖碗茶，三毛置身“最”成都的柳荫街。

缘，她身上的气质、对事物的感受等，影响着我对于女性的一些判断。但是，在准备三毛影展翻看作品时，我才突然意识到自己与三毛的经历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契合。1991年后，我辞去了工作，然后满世界跑，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是这样的状态。我不是在流浪，而是用照片的方式来观看世界。三毛也走过很多地方，我也要走，这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契合。

杨丽萍：
从美人到大师

商报：近期，您举办的两次个展中，展览作品分别记录了杨丽萍和三毛。您拍摄人物时似乎并不是以绝对的“美”作为标准，如同您评价三毛的“美”：“身上的信息量很足”。对于人物的“美”您如何理解？

肖全：我认为，三毛和杨丽萍是离上帝和自然最近的两个仙人。杨丽萍身上有一种仙气和神性。三毛则不同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，自己是那种特别倔强的女人。但她们的共同点是真实和真诚，杨丽萍在一生中只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在寻找快乐，用舞蹈的方式去供养众生。而三毛其实也是在做着类似的事

情，她将自己的感受和经历用文字表达出来，并影响了至少有两代人，我认为很多人读了她的故事增强了信心，逐渐建立起独立的意识。

此外，举办三毛的影展不仅仅是为了纪念她，也是为了年轻人能够尽快地独立起来。我认为现在的年轻人过于依附家长，虽然家长非常喜欢安排孩子的一切。但三毛并不是这样，从小都是自己做主，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自己做决定。

商报：您与杨丽萍是20多年的朋友，又为她拍摄了很多照片，20年间杨丽萍在镜头下的变化是怎样的？

肖全：20年，每个人都会变老，如同一棵树从小



肖全作品《心动》中的杨丽萍：“身未动，心已远”。

树苗变为参天大树一样，这是自然规律，人外表上的变化我觉得极其正常。但是，我认为杨丽萍最大的变化在于她仍然不断地认识自我，然后用舞蹈的形式表现出来。杨丽萍的成长是从美人变成大师的过程。

同时，她对舞蹈的理解，以及在舞台上的控制力都发挥到了极致。去年，我曾为她拍过一张照片：平时杨丽萍跳舞都是用四肢来表达，但是我拍她那张照片时，她的四肢被一个龙的服装包裹起来，四肢没动，但是她的辫子动了，她的“念”和“心”在动。因此，杨丽萍的每个阶段我都有一张照片来阐释。《雀之灵》让杨丽萍在中国崭露头角，但此后她没有

吃老本，还在不断探索，而且她跟动物、跟大自然特别亲近，一开始是孔雀，此后包括她演绎的雨丝、下雨、火等都跟大自然很亲近。

众生相：
从记录到演绎自然

商报：1996年，您出版了画册《我们这一代》，其中囊括了很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艺术和文学界人物，例如张艺谋、陈凯歌、姜文、崔健等，您为什么选取他们进入您的镜头？

肖全：当时，我的朋友钟鸣出版的一本名叫《象罔》的刊物，其中在一期名为《庞德专集》中，钟鸣有一张带着礼帽穿着长衫的照片，这张照片深深吸引

了我，我认为中国艺术家应该有这样的照片，此后便开始了拍摄。何多苓、刘恒、苏童等开始进入我的镜头。我认为，当推开一扇门时便会看到很多扇门，但这第一扇门是三毛。

商报：《我们这一代》中的很多人物现在已成为明星，对您来说是否是一种压力？

肖全：没有，当时没想到这些照片能给我带来名利，完全是一种自发的拍摄行为，我认为要去为他们拍摄有意思的照片，仅此而已。

商报：您是否考虑将《我们这一代》中这些人现在的状态重新拍摄？

肖全：我的很多朋友都曾建议我再拍这些人现在的状态，但这些年里人和身边的朋友有些已离开了人世，我认为现在我身体还健康，应该去做一些更加需要我做的事，去理解生命。因此，我更愿意到大自然中去。2007年开始，我去了世界上的很多国家，拍摄了很多人与自然亲近时的照片。例如，我在尼泊尔时拍摄的一张照片：一个穿着橘黄色衣服的小孩坐在船头钓鱼，蓝天白云映在水里。这才是我目前想在照片中所表达的。

商报：除一些商业摄影外，您的大部分作品都是黑白照片，这是否是一种偏好？

肖全：我在学习摄影时的胶片都以黑白为主，此后接触了我的师傅摄影大师马克·吕布，他一辈子都使用黑白胶片。至今，仍然有很多摄影师在使用黑白胶片，我现在使用数码相机拍摄后经常将照片色调调成黑白。我认为，黑白是颜色的两极，但其中能够体味出丰富的颜色感，能够体现照片的张力。

商报记者 刘洋



与孩子们玩耍，让三毛享受着市井的快乐。



肖全眼中的杨丽萍